

青春組 · 散文類

佳作



王紫雲

一個理性與感性結合的生物。早上在科學的世界裡歌唱，夜晚在紙上描摹著文字的虛妄。他們說文字不屬於我的世界，但文字好像不經意就溜進了我的筆尖。獨留我一人輕輕呵護著。

## 魚

那猙獰的臉不斷地流著血，染紅了那一缸本是清澈的水、那一瞬間眾人歡呼著。它不斷抖動著殘缺的軀體，眼神逐漸變得渾濁，對手並沒有進一步攻擊它也同眾人般欣賞著它逐漸凋零的畫面。鮮紅在水中綻放出一朵烈焰的玫瑰，為它的壯烈犧牲致上最深的敬意。一瞬間就能結束的生命被眾人嗤笑著。嬉笑聲成了它的悼歌不斷循環播放著。

「你不是說這一次一定會贏的嗎？」身旁的友人開著玩笑說道。我望著水缸裏翻了肚的它，我明白了這是魔鬼設下的屏障引誘著我步步踏入不歸的路上。「下次。」我試圖裝得毫不在意的樣子。對方只是笑而不語地說：「還有下一次嗎？」陽光穿不過的窗簾囚禁著答案。無聲的喧囂在我們的笑容裏吵雜著。

眾人離開了，我靜靜地看著那狼藉的殘紅。那抹紅在叫囂著。我不敢直視它，只能帶著心虛的雙眸從指縫中偷偷窺探它。就算這樣我仍舊看穿了它的淒然。那即使斷了魂仍舊徘徊不離去的執著。

我沉沉地睡去。就如同水缸裏的它。閉上眼享受著寂靜。倏然，它的身體開始不安分地抽搐。魚鱗散發出刺眼的光芒。我開始不知所措。只是等到它那渾濁的眼

神逐漸變得清晰之時，我慌了。那探究的眼刺穿了我所有的偽裝。它擺動起耀眼的尾巴身體不斷向魚缸撞擊。眼看它就快要冲破那廉價卻能囚禁它一生的魚缸，我的心跳得愈來愈快。裂痕漸漸擴大，心中的澎湃也在膨脹著。它一鼓作氣又或是義無反顧衝向那道裂痕。前所未有的緊張感占據了我的每個毛孔。劇烈的痛感穿梭在我的前額。我咬緊牙根努力睜開眼想親眼目睹它的結局。鮮紅的水從中噴了出來浸溼了我的臉。鐵鏽的味道暫且麻痹了全身的感覺，唯獨那雙黑白分明的眸子清醒著。只見魚缸裏的水位逐漸下降，它卻仍舊困在裏面。最後水流光了，它不停跳動著，魚尾用力地拍打著地面，開開合合的魚鰓在做著最後的掙扎。我感覺到自己的呼吸也隨著它變得愈來愈急促，滅頂的感覺洶湧而上。視線逐漸模糊，但是在失去知覺的最後我清楚地感受到它的尾巴變成了一雙腿。

天亮了，夢醒了。發麻的手臂提醒著我剛剛所經歷的一切不過就只是夢一場而已。拖著一半失去知覺的步伐來到浴室裏。鏡子裏的人眼角竟有些溼潤。不知是不是也被浴室裏的氤氳染上了水滴。看著馬桶上依舊安然無恙躺在那裏的它，心裏有些不舒服。我打開蓋子把它倒進馬桶裏毫不猶豫地按下沖水鈕，隨著漩渦流入本該屬於它的廣闊海洋。沖下去的還有對未來的憧憬。我象徵性地念了一句「阿門」，就以這樣簡單快速的方法惦記過去了的那一分鐘。

我一層一層褪去身上的衣物泡進了裝滿水的浴缸。閉上眼試著感受它的遭遇。

深吸了一口氣就這樣滑了進去。眼睛都還沒來得及閉上就這樣迫不及待了。憋氣的動作僵住了我的四肢慢慢沒了知覺，視線不再清晰，那一刻我多希望自己就這樣不醒來，然後被放逐到那無邊的海裏。

焦急的拍門聲把我拉回了現實。我被強行從水裏拉了上來，無法抽離的我因為脫離了水開始失去了安全感。緊緊抱著來人試著憑藉感覺來找到一點歸屬感好讓我有活下去的動力。媽媽的淚水像水龍頭的水一樣一滴一滴打在我赤裸的身子，意識逐漸被喚了回來。浴室仍然殘留著與命在旦夕捆綁的血腥味，和淚水的鹹味混合在一起好像真的有了那麼點大海的味道。

走在校園裏。陽光和那些人的目光是那麼熾熱把我灼得體無完膚。我開始懷念起在水裏的滋味。

來到班上走向擺滿鮮花和祝福卡的位子。同學們殷勤地拉著我的手，只是那流著溫熱血液的溫暖刺痛了我的每個神經。我試著推開所有的虛偽，可是他們就像依附在魚身上的寄生蟲一樣甩不開。噁心再次湧上，那種不適占據了我左右的海馬回，抹去了曾經的繽紛留下了我視線剩下的黑白。此時的我沉入水裏成了只有七秒記憶的金魚。「我們等你回來。」這次我在這句話裏看出了他們黑色瞳孔下藏了漁人對魚的一點眷戀。

躺在那層柔軟上不斷從各個掃描儀上遊走，消毒水的味道俄頃間滲透進我的肺

泡喚醒內心深處的靈魂。那柔軟化成了沙灘，沙子不斷湧入，吸氣，吐氣愈來愈多的沙子讓我呼吸不過來。機器發出美妙的聲音，嘩，很長很長，敲醒了解脫的鐘聲。

醫生跟媽媽的對話戳破了夢裏的泡泡。魚兒終究被迫成為失去一切的人魚。耳裏傳來的不再是海螺的悄悄話而是媽媽的抽泣聲。睜開眼看到她雙目中的溫度，引領我看到了童話故事裏美人魚義無反顧的原因。痛開始不安分地亂竄，冰冷的針頭扎入液體侵入，就像海浪襲來提醒著她的遭遇。

再次來到與他相約的地方，他們說他走了，我笑了。那個人終究還是輸給了我。魚缸裏的霸主漂浮在水上，一上一下，浮浮沈沈，我看到了媽媽口裏的人生。這次陽光不再偷偷摸摸，大方地溫暖著曾經陰暗潮溼不曾擁有過的杳見。光線透過水反射出了彩虹的顏色，只是我終究認為不適合它的陰辰。

撕開被膠帶密封著的鏡子，瞳孔的明亮第一次如此篤定。我拿起刀片在手上劃上那抹艷紅。一步，一步伴隨著不斷滴下的紅。慢慢躺進那再次裝滿水的浴缸。血腥味終於可以肆無忌憚地徜徉。這一次我清楚地看到了它。那雙腳成了最炫目的紅尾巴，原來一直以來我都不曾離開過這自由的水。

\* 評審評語

不太能掌握實質的故事，如在水中一般模模糊糊的頗有氛圍。能夠展示精練、沉重，頗具傷害性的筆法，可見其寫作的功力。這樣的作品大量依賴視覺性的描寫，能讓讀者重現傷害的場景。

——王聰威

\* 得獎感言

一旦成了魚兒暢游在文學的深海裡就必須忘了雙腿。讓狂風刮得更強烈，讓海浪來得更凶猛，這隻小魚注定逆流而上成為稀有物種。